

林央敏



圖3 林央敏
攝影／左美雲

母語與主體：台語文學的長史

1987年台灣解嚴前夕，葉石濤《台灣文學史綱》出版，也為199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及其學院化、體制化奠定了基礎。十餘年過去，台灣文學系所已在各公私立大學廣為設置，台灣文學研究亦蓬勃發展。然而相對於挾「國語運動」之力而位居絕對強勢位置的華語文學、及戰前的日本語文學，作為母語的「台語文學」受到的矚目卻極其有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到了2011年，在陳芳明集大成的《台灣新文學史》出版前後，也密集出現幾部以台語文學為焦點（或焦點之一）的文學史論著，包括宋澤萊《台灣文學三百年》（2011）、方耀乾《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》（2012）、以及林央敏的《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》（2012）。其中林央敏的《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》，以含有「國民文學」觀點的定義，對1870年迄今所有台語小說家做詳細的介紹與評論；並從審美的文學批評角度評價作品，堪稱第一本完整的台語文學史及評論專書。

現任《台文戰線》發行人的林央敏，曾在1996年出版《台語文學運動史論》。然而作者自認這本書著眼於文學運動及理論，對

作家或作品著墨較少，「我常為台語文學尚無一本詳實而完整的史書感到遺憾，總想有一天要改寫《台語文學運動史論》……讓她成為一本具完整內容的文學史」。然而台語文學的長度已近四百年，這讓林央敏體認，光憑一己之力難以在幾年內完成。因此，他建議學界分工依分類或分期方式進行，「《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》便是為實踐這個建議及實現個人對台語文學的志業所踏出的一步」。

在台灣文學的版圖內，忽略台語文學是一件極其弔詭的事。「台語文學作品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具有後殖民文學面向的文本」，林央敏在書中如此寫著。然而一旦作家的筆無法吐民族的話語——寫出台語文學，那麼，「便會是台灣語文化斷根命喪的時刻」。

林載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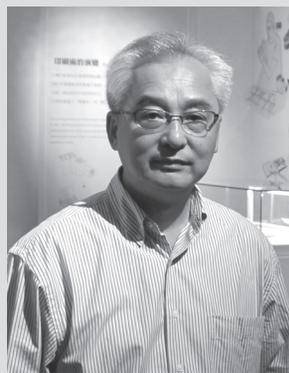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林載爵

出版作為一種影響更深遠的知識實踐

一本著作能夠出版、流通，進而對這個世界產生影響力，我們總將聚光燈投射在舞台中央的作者身上。然而在舞台的布幕之

後，卻有一整個工作團隊隱身於必要的黑暗之中；或化身為一張薄薄的版權頁，靜靜附在終章及作者的後記之後，為一本書畫下句點。然而這個句點，卻並非終點。也許我們都忽略：印刷與出版，是近代知識傳播的起點。

2012年，第36屆金鼎獎之圖書類特殊貢獻獎，頒發給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兼總編輯林載爵。林載爵投身出版業已三十餘年，堅持以人文書籍出版為首務。其富含人文精神與國際視野的選書眼光，來自其歷史研究出身的學者背景。歷經19年的教書生涯，2001年，他辭去在東海大學歷史系的教職，成為全職的專業出版人。林載爵自陳，「出版產生的影響力，遠比我在課堂上面對每年50個、100個學生的影響力還大……你不知道書出版之後的讀者是誰，對讀者產生什麼影響，讀者又會連帶產生什麼影響」。出版作為一種媒介，其對台灣社會產生的連鎖效應，充滿各種的可能。作為一個知識人、文化人，除了自身的研究、教學、著述，出版是另一個可以實踐理念的遼闊場域。

此外，關於出版產生的國際影響，林載爵也認為：「出版是將台灣帶出去的最佳媒介」。林曾擔任台北國際書展基金會董事長，因在台推廣法國文學，促進台法文化交流，於2011年榮獲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。近年亦致力於東亞出版圈的聯繫與交流，與日本、韓國、中國、香港五地出版人共組「東亞出版人會議」，展開實質的合作計畫。

林載爵從歷史學者的身分出發，以出版作為另一種影響力更廣、更深遠的知識實踐。他期盼未來能夠編寫台灣出版史，為台灣出版業的發展留下紀錄。

莊永明



圖5 莊永明

聲音·庶民·近代：「聲」的台灣史

「阮是文明女，東西南北自由志」。2003年，紀錄片導演簡偉斯及郭珍弟製作發行《跳舞時代》，以1930年代台灣知名女歌星純純、愛愛為中心，描述日治時期台灣流行歌曲的演進。這部紀錄片除了以女性為主角、著眼於台灣女性的社會地位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它是一部聚焦於「聲音」描繪台灣近代史與庶民文化的紀錄片。關於「聲音」與「近代」，日本學者坪井秀人在《感覺の近代：声・身体・表象》（2006）已有豐厚研究；近期台灣的文化人及出版界亦有將焦點從「視覺」轉移至「聲音」的趨勢。2013年，原先致力於書籍裝幀等視覺藝術研究的李志銘出版《單聲道：城市的聲音與記憶》，群學出版社亦翻譯出版了吉見俊哉《聲的資本主義：電話、RADIO、留聲機的社會史》。透過聲音理解城市、理解近代、理解歷史的發展，是一個饒富興味的觀看視點。

2011年年底，從事台灣歌謠研究逾三十年的資深台灣文史專家莊永明出版《台灣歌謠——我聽我唱我寫》，收錄兩百多首歌詞與小故事，以歌說史，以史論歌，對台灣歌